

大别山小剧团送京剧鼻祖再“进京”

180 多年前，余三胜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七娘山村余家湾，幼喜演艺，自学渔鼓，演唱东腔，后入汉口工汉调末角。清道光年初，由津入京，入春台班，成为台柱。余三胜与程长庚、张二奎并称老生“三鼎甲”。至道光中期，蜚声梨园，是京剧创始人之一。

本报记者强晓玲 实习生黄骋刚

“当年他在九资河唱东腔可是出了大名的呀！”
“奶奶，我爷爷一生有很多故事吧？”
“有很多磨难。当年，他才十八岁……”
追光亮起，少年余叔岩搀扶着奶奶走上舞台，一段往事被提及，随着一声“哎——”凌空呼啸，宛如裂帛的罗田东腔唱响，所有人的目光穿越时空聚向纱幕之后，聚集在青年余三胜身上。此时，舞台中景栩栩如生的《同光十三绝》纱幕缓缓提升，京剧“鼻祖”、一代宗师的传奇人生从九资河开始……

新编大型古装黄梅戏《余三胜轶事》6月18日晚在中国评剧大剧院首演。这部戏讲述了湖北罗田东腔艺人余三胜离开家乡，前往汉口学习汉调，继而进京搭班，创制“反二黄”唱腔，为京剧的创立和形成作出重大贡献，被艺界誉为“老生三杰”并得到皇帝“戏状元”封号的感人故事。剧中罗田东腔、汉剧、京剧唱腔与黄梅戏唱调融为一体，形成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。

作为“2016·湖北优秀剧目北京行”之一的《余三胜轶事》，对于这部呕心沥血的古装大戏，艺术总顾问、著名剧作家沈虹光感慨，“两个多小时的演出，能够一直吸引你，想知道人物下一步会怎么样，跟着故事走，不跑神，不打野（开小差），不起身出去打电话或是上卫生间，这就是好看的了。这好看的一步，《余三胜轶事》做到了。”

“黄梅戏的故乡在黄冈，中国京剧与黄冈有着深厚的渊源。”湖北省罗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童伟民说，用家乡的黄梅戏唱响家乡的历史名人，让黄冈人普遍熟知、热爱、传承家乡的优秀文化，让外地人更加关注、重视、支持黄冈黄梅戏的发展，吸引京剧大师和众多京剧票友走进罗田寻根问祖，“除了美景，罗田更有余三胜这张闪亮的名片。”

“送哥送到大河岸……”不断回响在剧场的罗田东腔音调高亢，让客居北京 20 多年的罗田人刘选国眼睛湿润了，“这不仅仅是乡音乡情，更是艺术的感染力。”晚上 11 点，难抑观剧的兴奋，他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：“今晚的首演，让北京观众为一个来自大别山区县级剧团的精彩演出折服喝彩。在当前戏曲市场低迷的大背景下，把观众从电脑、手机、网络、电影院中拉到剧场不易，让他们看完并不断喝彩，迟迟不肯离去则更难，”今晚，《余三胜轶事》无疑是成功的。”

大别山走出的京剧“祖师爷”

梅兰芳曾在他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里写道，“咸、同年间，四大徽班里，著名的老生如程长庚、余三胜两位老先生，就是徽、汉二派的开山祖师”

晚上 7 点，距离开场还有半个小时，姚阿姨夫妇早早来到剧场。听说家乡的大戏在北京演出，“孩子给我们搞的票。”来自北京帮忙带小孙子的姚阿姨说话时已乐开了花，“罗田东腔很好听的，罗田有很多地方戏……余三胜，知道知道，现在我们罗田人都知道的。”

剧场里很多罗田籍老乡都显得很兴奋，早到的观众除了一些在认真研读戏单，更多的人在彼此补充着不多的有关余三胜的信息，“余三胜，你可能不知道他，但是，他确实和梅兰芳一样都是顶级的牛。”

梅兰芳曾在他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里写道，“咸、同年间，四大徽班里，著名的老生如程长庚、余三胜两位老先生，就是徽、汉二派的开山祖师”

180 多年前，余三胜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七娘山村余家湾，幼喜演艺，自学渔鼓，演唱东腔，后入汉口工汉调末角。清道光年初，由津入京，入春台班，成为台柱。余三胜与程长庚、张二奎并称老生“三鼎甲”。至道光中期，蜚声梨园，是京



▲6月18日，演员在中国评剧大剧院表演罗田黄梅戏《余三胜轶事》。

剧创始人之一。

余三胜精文墨，善口才，文武兼长，富于创新。在徽调汉剧合流形成京剧的过程中，首将汉调皮黄和徽调皮黄相结合，并吸收秦腔、昆曲、梆子的演唱特点，创作皮黄唱腔；又糅西皮、二黄、花腔为一体，创制二黄反调。在念白上将汉调基本语音与京、徽语音相结合。善于以唱腔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，并把青衣小腔融于老生唱腔之中，形成独特的风格，为后世所仿效。《都门杂咏》有诗云，“时尚黄腔似喊雷，当年昆戈话无媒，而今倚重余三胜，年少争传张二奎”。天津第一代泥塑匠张明山曾塑造余三胜饰演《黄鹤楼》中刘备泥塑一座，被京剧界尊为“祖师爷”。

余三胜之子余紫云，是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，其孙余叔岩为京剧“余派”创始人。一家祖孙三代同为国粹艺术创立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，名载史册，收录《辞海》。

作为一代京剧大师，此前很多人都不知道余三胜是罗田人。在 1983 年版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中，余三胜的籍贯甚至还没有定论，一说为湖北罗田人，另一说是安徽怀宁人。

为了搞清楚余三胜的身世，负责《中国戏曲志·湖北卷》编纂工作的王俊和方光诚先后赶赴湖北、安徽等地调查，并三下罗田探访，找到了《余氏家谱》等，证明余三胜就是罗田人。

当年王俊与方光诚到罗田，问余三胜，罗田人不知道，“如三慎？如三慎是哪个？”沈虹光说，“听罗田人说话我总是想笑，觉得很像京剧韵白，余 yu，念如 ru；胜 sheng，念慎 shen，相同的发音很多。”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湖北举办时，她陪一位北京剧作家到美术馆参观“京剧与湖北”的展览，看到余三胜的展板时，那位剧作家笑了，“嘿，湖北人厉害呀，敢情京剧里老老太说的都是湖北话，说北京话的都是伙计丫白头鼻子呀！”每次提到这些，沈虹光也会哈哈大笑。笑过之后，她更会焦虑，罗田的“京剧三余”，知道的人太少，知道的罗田人更少。

2012 年，沈虹光在媒体上发表了《三下罗田——寻找余三胜》一文。至此，罗田人才意识到，原来家乡有这么一位历史名人。

“四老”助力县级小剧团

成立于 1952 年的罗田县剧团，经历过县剧团鼎盛时期，也面临当下小剧团的发展困境，期间几近散摊。如今 30 多人的小剧团要排出大戏《余三胜轶事》谈何容易……

“送哥送到大河岸，流水有声人无言。哥妹只嫌山路短，路短离长心更酸。送哥送到凤凰山，一程山水一重烟。步步风尘走江汉，声声渔鼓伴愁眠。送哥送到三里畈，知心话儿说不完，但愿哥妹心连心，心心相印到百年。”

舞台上，秋笛悠扬悠扬的黄梅戏唱腔将送别余三胜的无奈、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；舞台上，观众更记住了“大河岸”“凤凰关”“三里畈”这些响当当的罗田地名。

“余三胜就是罗田最大的一张文化名片。”为了弘扬国粹艺术，做活文化名人文章，罗田县聘请沈虹光为罗田文化发展顾问，要“打名人牌”，要

“擦亮罗田名片”，修建了余三胜广场，中学更名为“三胜”……2013 年 5 月，罗田县委、县政府决定将一代京剧大师余三胜搬上舞台，此时距离准备参演的第八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开幕时间仅有 5 个月。

成立于 1952 年的罗田县剧团，唱过东腔，唱过荆州花鼓戏，1985 年改唱黄梅戏。经历过县剧团鼎盛时期，也面临当下小剧团的发展困境，期间几近散摊。如今 30 多人的小剧团还在坚持，但要排出一部大戏《余三胜轶事》谈何容易。

“罗田出板栗，还出一种小而脆甜的柿子，吃吃挺好，卖不出大价钱，搞戏没钱。更请不起外面的大腕儿，就在自己身边拉吧。”沈虹光说，国家级贫困县罗田隶属黄冈，“就清出了黄冈三老，编剧熊文祥、导演林海波、作曲夏泽安。”

黄冈“三老”中，国家一级编剧熊文祥高产，更是高手。为了写本子，罗田县剧团团长吴丽亚找到他，刚一开口就被拒绝，因为编剧难度实在太大。从 3 月 13 日走上台，5 月启动《余三胜轶事》，吴丽亚认定了，撞南墙也不回头。软磨硬泡下，老先生答应试试。10 天后，剧本写出一半。老先生打电话说，没法学，请另请高明吧。吴丽亚又组织人员搜集有关资料送给熊文祥，厚着脸皮反复游说，老先生被她的诚意感动，没再推辞。熊文祥选取几个传说串成一台大戏，本子一拿出，专家们拍案叫绝。

有了本子，吴丽亚心中早就锁定了国家一级导演林海波，林海波一看本子非常激动，当场答应。海波没有舞美设计，沈虹光又推荐了湖北省京剧院的田少鹏，“又是一老，四老个个年逾古稀，加起来二百八十多岁。”罗田不是没钱吗，老人要价不高，手上活儿也好。”沈虹光后来总结，《余三胜轶事》成功应验了那句俗语，“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”，编剧、导演、作曲加一个舞美设计，“四老四宝”。

田少鹏却不接单。他是许多名剧的舞美设计，也是画家，正理头画中的风景出不来。吴丽亚就坐在田少鹏工作室里不走，厚着脸皮坐在那儿看田老师画画，还带着笑。黄冈三老不也是一口拒绝过的吗？一个熊文祥，至少跑了五次才说动。田老师这儿才是头一次，急什么？工作室有椅子坐，有画儿看，就是颜料味儿浓重了一点，安安稳稳地，她一直坐到晚间十一点。

当知道吴丽亚跟自己女儿同年，田少鹏心软了，没让小女子再跑，就答应了。吴丽亚高高兴兴地走了，半道又追补一个电话说，“田老师，您可别搞大了呀，我们没钱，大了我们搞不起呀！”田少鹏说起往事哈哈大笑。后来的舞台简约而不简单，抽象又具象。

舞台上，除了象征性的大椅子设计，清代同治、光绪年间徽调、昆腔的徽班进京后扬名的 13 位著名京剧演员组成的《同光十三绝》画卷非常抢眼，也是剧情过渡、时空转换、前后场调度的薄薄纱幕，将“戏”洒满舞台。有人评价这个设计是“一幅画卷，一个灵动的时空”。

罗田地处长鄂东，民间唱东腔。“风儿溜溜哎——好唱歌啊——”直呼直令地上翻。沈虹光想，穷小子余三胜上山打柴，大概也要这样喊吧？后来到了水陆大码头汉口，他得改换声腔唱汉调；北上京城，就不能不唱京剧了。加上打底的黄梅戏，一出《余三胜轶事》得有四个剧种的声腔，“知道的人都觉得作曲有点难。”

作曲夏泽安总是默默微笑，不哼不哈。四个剧种的声腔顺顺溜溜就编写出来，一点也没打磕巴。沈虹光非常兴奋，“这个调儿转那个腔，那个腔转这个调儿，游刃有余，似乎这独特各异的声腔竟也相近相亲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碰上个精灵的余

摄影：新华社记者吴建路

三胜，把那好听的拣出来一锅乱炖，一路就炖到北京去了。”

声腔写得好，还得唱得好。谁唱余三胜？剧组找来了湖北省黄梅戏剧团的青年演员王刚。扮相好，眉目俊气，嗓子不错。黄梅戏婉转柔和，中音居多，汉剧、京剧都比较激越。加入剧组后，两个多月里王刚一直待在罗田，既要排戏，又要学唱汉调和京剧，虽是省团的演员，又是剧中主角，但他谦虚好学、对演出精益求精。

剧中秋笛的扮演者吴丽亚，台上是演员，台下是团长；台上要演戏，台下要筹钱。十三岁进团，且难且行。有一段时期，跟她一拨学戏的人都散了，有的到街上踩“麻木（三轮车）”，有的炸油条，有的到武汉打工，她还在坚持唱。待到 2013 年，当了团长。“穷家难当，每天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要糊口还要做事，做事的人要报酬，抵到跟前连退路都没有。排戏困难，不排戏更困难，偷偷掉泪，擦把泪，还是要上台笑。”沈虹光说，主创们有太多的不易。

四戏同台演绎“最难唱的戏”

汉调大王余三胜是要炫技的。演出时打字幕，这是什么剧什么腔，那是什么剧什么腔，观众一抬眼就知道，哦，汉调来了，每次转换都要关注，等着听，这也成了《余三胜轶事》的一个看点。

“拜别了老娘策策马上道，西风紧雁南飞草木半凋。”原生态的东腔高亢激昂；“见老娘施一礼躬身下拜。”汉剧的九腔十八板委婉醇厚，声可裂帛；“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，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。”一段西皮慢板伤感无奈，回味无穷。

2013 年 9 月，《余三胜轶事》第一次亮相第八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，就被业界称为“有史以来最难唱的黄梅戏”。按剧本的设计，这是部黄梅戏，却要用东腔、汉调、京剧来分别演绎余三胜少年、青年、成年后的艺术生涯。青年演员王刚演下来了，赢得满堂喝彩。

“策马上道哎——”一开场，就是个又愣又冲的山里小子以东腔亮相，“哎——”字一出，立地拔起，直冲云天。

为了学好东腔，王刚特地找到年近 8 旬的东腔老艺人求教，老人说“要能唱，东腔就是山里人在田里喊出来的。”舞台上，王刚唱出了原生态的东腔。

汉调大王余三胜是要炫技的。演出时打字幕，这是什么剧什么腔，那是什么剧什么腔，观众一抬眼就知道，哦，汉调来了，每次转换都要关注，等着听，这也成了《余三胜轶事》的一个看点。

原封原样的老汉剧，九腔十八板。湖北话把学说学唱的模仿叫“挖神”，王刚会“挖神”，把汉剧的迂回婉转又峭劲挺拔唱得韵味十足，一条嗓子上上下下酣淋漓漓，观众会心，过瘾，鼓掌了。特别是方言俚语的运用，幽默、巧妙。汤员外请来汉班唱《四郎探母》，余三胜挂头牌，其家院念白：“哎，来看戏别忘了带贺礼呀！（对观众）这贺礼呀？汤员外六十大寿！个巴妈（武汉土话），这也不晓得。”一句武汉腔的“个巴妈”，把九头鸟的诙谐与狡黠，展露无遗，让观众笑破肚皮。

当年挟汉调之势余三胜进京，《中国戏曲曲艺词典·余三胜》记载，“道光时为北京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台柱。演剧常出新意，在徽剧、汉剧合流形成京剧的过程中，对老生唱腔有不少创造。长于西皮及反二黄，以花腔取胜。”

《余三胜轶事》的高潮场，必须唱京剧。京剧唱什么？唱他的代表作《四郎探母》，《四郎探母》中就是《坐宫》了。

京剧特别讲究，又是名段，一代又一代艺人演绎，观众听得烂熟，一个气口都别想蒙混过关。初演是毛糙的，大伙提心吊胆，一句一句盯着，直到“叫小番”嘎调出来，还行，上去了。

当晚也在现场的湖北省京剧院科班出身的大青衣，眼里是不容沙子的，看罢却说，“不错！”沈虹光松了口气。

后来，沈虹光问王刚京剧是跟谁学的，他说跟录音学的。汉剧呢？也是自学的。“看我吃惊，他说蛮难的，排戏那两个月，每天都搞到很晚，只睡两三个小时。”再后来，为了完善唱腔，王刚分别请教不少专家、老艺人，虽然艰苦，但收获很大，“累，但累得过瘾！”

《余氏宗谱》的发现者王俊和方光诚对《余三胜轶事》同样关注，初演时就拉了一车人到罗田观看，之后一次次参加研讨，希望罗田人精益求精把戏改好，不要囿于湖北，应该唱到北京去，那是余三胜的登顶之地。“他们把《余三胜轶事》比作一个‘仔’，把北京的舞台比作‘北大’，半开玩笑地说，这个仔生下来就是游进北大的！”

不让优秀文化资源束之高阁

这部戏终于到了北京，当年的苦孩子从九资河走到北京，他靠的是他的才华。中国的戏曲文化滋养了我们的民族，余三胜的成功不是偶然的

“余：公主赐我金靴箭，见母一面我即刻还。/杨：宋营离此路途远，一夜之间你怎能回还/余：宋营虽然路途远，快马加鞭一夜还。/杨：适才叫咱盟誓愿，你对苍天表一番。”

最后一场是全剧的高潮，余三胜与恋人杨秋笛首次合作演唱《四郎探母》，西皮流水欢快激昂，加之念白中的罗田乡音，历史上的戏状元由此钦定，京剧的基本腔谱也由此定调。演绎者王刚，此时在观众心里，“戏状元”也是呼之欲出。

“这是一部让观众过把瘾的好戏。”21 日，在中国文联的一间会议室里，国内戏剧界专家学者济济一堂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共同探讨这部非常令人震撼、小剧团出了大风头。”

85 岁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龚和德对《余三胜轶事》大加赞赏，称其声腔丰富，剧情安排巧妙，人物刻画生动，“艺术风格独一无二。”

出差返京，提着行李赶赴剧场的中国剧协副主席、中国戏曲家协会副会长的季国平说，一出戏同台上演四个剧目，很好看。“一把椅子、一副纱幕，舞美设计干净漂亮。”希望罗田通过一部戏把一个县级小剧团发展壮大起来，成就几个优秀演员，带动地方文化向前发展。”

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王安奎说，“这部戏很好看，青年演员王刚把人物演活了，是一次超值的艺术享受。心心相印到百年”的主题曲非常好听。这个戏很难编，但是编得很好，五老功功功不可没。”他说，沈虹光也是“一老”。

与会的专家学者对《余三胜轶事》除了厚爱与充分肯定，同时提出一些中肯建议。

“我是来给罗田人站台的，这部戏远没有那么成熟。4 年里，我们研讨会已经开了 7 场，边演边改。”会上，沈虹光显得很激动，她说，“真的很幸福，这部戏终于到了北京。当年的苦孩子从九资河走到北京，他靠的是他的才华。中国的戏曲文化滋养了我们的民族，余三胜的成功不是偶然的。对于罗田，余三胜不仅仅是名片，更是明灯。”

“省里的专家帮罗田找回了余三胜，我们绝不能将这样优秀的文化资源束之高阁。”童伟民感慨，正是聚合了一批优秀人才，才催生出《余三胜轶事》这样一台较为优秀的剧目。

2013 年 9 月，《余三胜轶事》首次在湖北省第八届黄梅戏艺术节亮相，获得优秀剧目奖等 6 项大奖；2014 年，参演湖北省第二届地方戏艺术节，荣获优秀剧目等 3 项大奖；2015 年，应邀赴安庆参加第七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，首次登上国家级艺术节舞台。并先后在武汉、黄冈、罗田等地演出 30 多场次，深受观众喜爱和专家好评。2015 年，被评为湖北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奖”……

“接过圣旨心振奋，春台叫普满京城，皇恩赐我余三胜，秋笛相助大成功。叫小番——！”余三胜特旨加封“戏状元”，舞台上一片欢呼雀跃。“叫小番”出自余派代表作《四郎探母》，是由东腔融于汉调的高腔演变而来。

伴随着高腔的高亢一吼“叫小番——！”观众如痴如醉，许多罗田老乡早已泪流满面。